

鲁迅的师长中,名垂史册的有章炳麟,鲁迅称太炎先生。以前读书人姓以外有名、字、号,对尊长是决不能直呼其名的,万不得已时只能称他的字或号。太炎就是章的字,他在日本教过鲁迅“小学”(语言文字学),是位大学者,大革命家,虽然性格有点怪僻。组织私塾的启蒙老师叫寿镜吾,是个为人方正爱护学生的饱学之士。广为人知的是藤野严九郎,这是因为《藤野先生》一文多年来入选中学教科书的缘故。这里谈到的俞明震,可说知者寥寥,但他也是清末民初几件大事中引人瞩目的人物。

# 鲁迅的老师俞明震

□张华

设在南京的江南陆师学堂总办(校长)。这时鲁迅正在这个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求学,就有了师生关系。这学堂是洋务运动的产物,为新式军队训练陆军军官,在当时是新事物。这位总办思想更新,许多教员跟不上。俞明震生动地描写这位师长:“第二年的总办(即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带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不

安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光绪二十八年(1902)陆师学堂毕业的陆师中,有包括俞明震在内的多名学生以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名义派赴日本留学,俞明震于这年春天亲自把他们送到日本。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革命风高,爱国社在张园演说,邹容著《革命军》,章炳麟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而《苏报》又为之称扬鼓吹;一

光焘所察觉,于光绪三十年将俞参劾。但到光绪三十三年,俞又被派赴赣南查教案。后来俞至甘肃任提学使。

中华民国成立后,民国三年(1914)5月任甘肃肃政使,不久调至北京任平政院肃政使,不久调至北京任平政院肃政使。回京不久鲁迅就曾任参议。俞明震曾参加甘肃都督(省长)张广建,其时吴宓副吴仲旗正被张广建扣押,在清华学校的吴宓曾企图晋见俞为父说情,没能见到。但俞的参劾有助于吴仲旗的释放。

俞明震在南京有住宅,在头条巷,名俞园,植梅甚多。他能诗,常与妹夫陈三立等人唱和,有《觚庵诗存》行世。1918年逝世于杭州。鲁迅曾送挽联。纵观俞明震一生,热爱祖国,主张维新,有士大夫的正直与诗人的高雅,大抵是老新党一流的人物;辛亥革命后远离时代,以诗酒自随。俞的后辈有许多著名人物,陈寅恪是他外甥,十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俞正声,是他曾孙。

史海钩沉

读完美国科普作家伯恩斯坦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书,让我心潮澎湃,浮想联翩。爱因斯坦的成就辉煌至极,他的狭义相对论、光子论、广义相对论推动了物理学理论的革命。

## 例外,爱因斯坦

其次,爱因斯坦的成功得益于他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德国戈廷根教授希伯特说:“在我们数学风气浓厚的戈廷根,街上任何一个学童都知道四维几何学,而且比爱因斯坦知道的多。”不过,事实虽然如此,爱因斯坦却做出了举世瞩目的工作,而数学家们没有做成。希伯特问几位数学家说:“你们可知道为什么爱因斯坦说出了我们这一代人一直在说的有关空间和时间的最具有独创性和最深刻的东西吗?那是因为他有关时间和空间的全部哲学和数学他都没有学过。”诚然,想象力成就了爱因斯坦。有了想象力就会有新问题,新思想。

再次,爱因斯坦的成功得益于他能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融会贯通。爱因斯坦能把数学、物理学等科学知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当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恐怕不会有谁敢说:“所有街上的学童,哪怕是戈廷根的学童,都能立刻看懂了。”有人问“四维几何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科学家埃丁顿爵士,是不是世界上真的只有三个人看懂了广义相对论?埃丁顿当时是这样回答的:“第三人是谁呢?”提出了问题,对爱因斯坦来说就不愁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了方法,当然也就有了世界。

难怪,20世纪末,加拿大《环球邮报》邀请世界各地的读者评选“从公元1001起的一千年内对世界最具影响的100位名人”,爱因斯坦荣居榜首。



“半壁江山”这句成语,今日的不多传,常用起,今人也常常读到听到看到。什么“全国半壁江山”,还有难以计数的诸如之类的用法,都将“半壁江山”理解为“一半”或“半边”之意。这就大错特错了。

## 半壁江山

“半壁江山”这句成语,今日的不多传,常用起,今人也常常读到听到看到。什么“全国半壁江山”,还有难以计数的诸如之类的用法,都将“半壁江山”理解为“一半”或“半边”之意。这就大错特错了。

诚然,“半壁”是指“一半”或“半边”,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句:“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半壁”也特指“半壁江山”,如杭州岳王庙联有云:“万里长城,叹息北征将士;中原半壁,伤心南渡君臣。”

里环长城,叹息北征将士;中原半壁,伤心南渡君臣。

“半壁江山”这句成语,今日的不多传,常用起,今人也常常读到听到看到。什么“全国半壁江山”,还有难以计数的诸如之类的用法,都将“半壁江山”理解为“一半”或“半边”之意。这就大错特错了。

诚然,“半壁”是指“一半”或“半边”,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句:“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半壁”也特指“半壁江山”,如杭州岳王庙联有云:“万里长城,叹息北征将士;中原半壁,伤心南渡君臣。”

往事并不如烟 章诒和 著

这本书是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对往事的片段回忆,它是比日记或书信更加稳妥的保存社会真实的方法。许多人受到伤害和惊吓,毁掉了所有属于私人的文字记录,随之也抹去了对往事的真切记忆。于是,历史不但变得模糊不清,而且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被改写。相信……后来突然又什么都不信了。何以如此?其中恐怕就有我们长期回避真实、拒绝真实的问题。往事如烟,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仅仅是把看到的、记得的和想到的记录下来而已,一共写了六篇,涉及八个(不包括其父母)。这些人,有的深邃如海,有的浅白如溪。前者如罗隆基、聂绀弩,后者如潘梓年、罗仪凤。他们有才、有德、有能,个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可说而不可看,或者可看而不可想。其实,不论贵贱和成败,人既不当变为圣像,也不应当遭受凝视。书是献给父母的。他

我的先生王蒙 著者:方蕤

著名作家王蒙,14岁入党;19岁写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自嘲“累得几乎要了小命”;22岁写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给他的人生带来大喜大悲;29岁举家西迁新疆,一呆16年;改革开放后,升任中央委员,不久官从文化部长。驰骋大半生,浮沉荣辱,始终相伴相随的是夫人方蕤。方女士嫁夫随夫,认定与王蒙同甘共苦。她欣赏王蒙“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能在焦头烂额中享受快乐。而王蒙也欣赏夫人的一句话:“我喜欢吃芝麻,不愿抱西瓜,谁知道西瓜是不是土地雷。”于是,方女士经年累月,小心收拾生活中的“芝麻”,“珍藏琐碎”,成为眼下这部十分可读的《我的先生王蒙》。



“你想看,也好,那就抽空到我这儿来看,这儿安全。”

汉中南湖隆重推出“一日游、二日游”特价套餐

南湖风景区暨汉中南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为迎“五一”旅游黄金周,特隆重推出南湖一日游、二日游套餐,真诚欢迎新老朋友前来休闲度假。

类型	游客人数	一日游价格(元)	二日游价格(元)	餐饮标准(天)				住宿	游览(含门票、船运、揽月楼、地宫)
				早餐(元)	中餐(元)	晚餐(元)	小计(元)		
经济型	2	99	158	6	20	10	36	席梦思床、彩电、公用卫生间、浴池	23元×2人
经济型	2	119	198	6	20	10	36	二星级标间或情侣间	23元×2人
经济型	2	181	300	6	20	10	36	二星级套间	23元×2人
豪华型	2	136	232	6	20	10	36	二星级标间	23元×2人
豪华型	3	163	281	9	30	15	54	二星级三人间	23元×3人
豪华型	2	393	693	10	40	30	80	二星级套间	23元×2人
超豪华型	2	331	593	10	40	30	80	别墅标间或情侣间	23元×2人
超豪华型	2	533	993	10	40	30	80	别墅大套间	23元×2人

综合部:张少俊 余平丽 电话:0916-5696739 传真:0916-5696696

数码冲印 本店新引进日本数码冲印设备,该设备对数码照、普通彩色、黑白胶卷、反转片、光盘、U盘、老照片翻新均可进行制作冲印。欢迎前来咨询,光顾。

西安市新金湖数码图片社

地址:西安市西关正街省林业厅对面

电话:029-88640787 手机:13319238359

韩城矿务局象山煤矿矿长张保松、党委书记时迎春、工会主席宋志超

# 热烈祝贺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奖状表彰大会即将召开

陕西燎原航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军、党委书记王磊、工会主席刘德安

# 热烈祝贺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奖状表彰大会即将召开

桃花源里的种菜女人 邱蔚

读三联书店出版的《浮生悠悠》,是在一个明媚的春日,那天泡了一杯桃花茶,一整天我都沉浸在丘彦明笔下牧歌般的文字和桃花茶弥散的青涩的早春气息之中,我不知道沁入心脾的是丘彦明的菜蔬的滋味,还是桃花茶澄净的汤色,那一天,我的心境被浸染得如诗如画,如痴如醉,很久没有体会到这样的阅读快感了。

丘彦明的《浮生悠悠》被设计成淡蓝色的封面,照我们的想象,应该是绿色的,那是田园的颜色,生命的颜色,或许因为书中写的是“荷兰”的田园,一个中国人的田园开了遥远的荷兰,看起来也就淡掉了呛人的烟火味儿,只剩一片梦境般的水色青蓝了。正如丘彦明的“养父”李欧梵所感叹的:谁都没有想到,这种中国式的田园生活和田园情趣,却只能在异国的荷兰才能找到,而且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以目前台湾和香港的生活环境和节奏而言,分秒必争,寸土不让……恐怕很难达到这种闲适的意境,在美国更是如此。丘彦明祖籍福建,生长于台湾,新闻专业硕士,油画专业肄业,曾任《联合报》副刊编辑,《联合文学》执行编辑、总编辑,因执事业而心力透支,大病手术之后出国静修,学画学音乐,巧遇自己的真命天子唐敦,婚后随唐敦移居其工作的荷兰,养花、种菜、写作、弹琴、绘画,过着一种安静悠闲、平淡恬然的桃源生活,创造了现代版的《浮生六记》。

“眼看翻土、播种、浇水、除草、施肥,无一不做得有板有眼,绿色的生命纷纷在自己的关照下茁长,更是兴趣盎然。”

“走进菜地,如踏于绿色的国度,连空气的颜色与气味都是绿色的。每日,我总有极长的时间待在菜园中,浏览着青绿的色块,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让自己包裹在绿色的汁液里。逐渐、逐渐滚染出一个绿色的人,安静而恬适。”

丘彦明种地不仅仅是种

规规矩矩如同孩儿识字,很是辛苦。最糟糕的是作者拿了公文充书让我来啃,书的序言就叫我头昏脑胀。某书有序言曰:

只要是有一意思的书,先不论他对你说什么,只要听他说话的语气,一下子能够吸引你,你就会竖起耳朵,聚精会神地听他继续对你往下说。与他共鸣,被他感动,相见恨晚,内心深处便产生了真爱。

写书人给读者说话的语气也是这种“味儿”的。

这种“味儿”是通过语言传递给读者的。语言“无味儿”,书再好,也难讨人喜欢。不过,语言没有味道怎么能够成为好书呢?

我读书很挑剔,语言不好,是很难让我读进去的。当我捧起作者端着文人架子,扳起酸臭面孔,拿腔捏调地果真要我读他的书,我就

好书在于“味儿” 野山

该书同系系北大高才之生,其作品曾获国家华表大奖,并将其纳入“五个一”工程之首,为其一。其二,该书系此前又一大成,其较之前此而归为该书大系之一统,其所以为之而不如者,理当如此,甚为如此,此也不过如此,是其将此一并为其举之。兹有我处之举人,系文化英精,其身不高,文不炫,此行其专程将此与你就其于通融再三,你将与其共鸣,被其感动。妥否?请接洽为荷。

孩子在一旁听了一其其其,此此此、该该该,不知我在念啥,我说: 一家之言

感谢《燕山夜话》 赵德铭

1961年,我在北京工作。有次到王府井新华书店,突然发现有一本名叫《燕山夜话》的小册子,便翻开了几页,觉得不错,就买了一本。后来发现这本书是成套五册。于是,在以后的几年中,几经周折,又买到了第二、三、四、五册,并将它五本分册装订在了一起。

书中文章短小精粹,每篇议论一件事,既富有哲理,又很风趣。因此我经常将这本书带在身边,有空就拿出来读读,象“白开水最好喝”、“一个鸡蛋的家当”等篇,我至今对其所讲的内容都记忆犹新。后来单位有时让我讲点小事,我也常引用该书的一些章节。在当时,听者都觉得有意思,我也常常觉得自己能够“活学活用”而感自豪。

然而,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文革”初期批判“三家村”时,我也因读此书而受到了株连。有些人揭发说,我不仅自己“中毒”,而且还四处“放毒”。其实,在批判“三家村”之前,我并不知道该书的作者邓拓是什么人,更不知道邓拓是所谓“三家村”的成员之一。更没有想到自己为求知,而会落到小会批判、大会检查的悲哀结果。但因从我祖宗三代老贫农的家庭出身中查不到什么“政治背景”,最后还是从宽处理了:书被没收,将名字从“重点接班人培养对象”的名册上一笔勾销,从此再不准进入机密工地。单位人员到这些地方去施工,我就与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大学生留在家中养猪种菜。

在当时,我恨透了邓拓,总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写这样“有毒”的坏书,来让我这无知的青年上当受骗。可是后来当我在北京育才学校遭到批判的“三家村”成员之一的廖沫沙时,我的气全消了。当时邓拓已经自杀,吴晗已失去了自由,唯剩下廖沫沙这个瘦老头子,低着头,躬着腰,在秋风里哆嗦着身子,我觉得自己也不怪可怜的。再想想他们,不过只是入了“另册”而已,其他不是好好的么?

作家柳青曾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我在遭遇这场意想不到的厄运的时候,年方二十多岁,正是青春涌动,力求上进的金色年华。只因一本《燕山夜话》改变了我的命运,眼看着同期参加工作的伙伴,一个个都当上了这个长,那个长,而自己却还是个“普通一兵”。于是,便将那一腔争强好胜的青春之火熄灭,从此只是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做事。闲之余,就拿起一本《红楼梦》,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从头至尾反反复复地读了四遍。

如今,几十年过去,再回头看看自己所走过的路,不免又对《燕山夜话》充满了无限的感激之情。因为我寻思,若不是经它这么一折腾,自己说不定至今仍是那个“大老粗”哩。